

麻

6244  
:50

學校

經

卷一百十三  
之一百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三

學政

漢武帝時。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與太常博士孔威等上議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徵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凡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費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藝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

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教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魏齊王正始中。廣陸亭侯劉馥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聞弘大化。以



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誠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東晉元帝初即位。軍旅不息。學校不脩。散騎常侍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治通。彝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淳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清源之謂也。陛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饗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習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深納之。

建武元年。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



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  
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  
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  
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  
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  
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  
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  
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  
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  
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遺密。斯文之道。將  
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

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之疇昔。猶千  
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  
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  
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負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  
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今九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  
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為鄭易博士一人。儀  
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  
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  
諱姦。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  
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邾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



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為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後軍將軍應詹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亦納之。

散騎常侍戴逵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寞。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屬與不屬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蓬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子遺於



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項冠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蒺藜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

遠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夔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諷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斃類。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以為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感



我疏奏帝有感焉

孝武帝太元元年尚書謝石上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主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先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暨暨玄緒窮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啓群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別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孝武帝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學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

品課無章士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為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貢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况名實兼養面墻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皇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晉應入學制以程課今



者見生成年在杆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論。乞付外參議。帝既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教憤歎息。

清河人李遼上奏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遠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棄。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各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彪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周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共亨有如賒而急寔。寔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觀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頽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奉被明詔。某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思謂可重符兗州。刺宋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洒。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而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厭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丁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杆三齊。臣當隨反。裝回天邑。感德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

宋武帝受命。明年議建國學。以范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之聖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



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而得辜。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季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准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篋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邊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齊武帝永明三年春。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負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上議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况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侍以師資。引同



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明帝建武四年春。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時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奏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膺淳神。續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

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酹。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本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二千人。既多。狼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措。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



後魏獻文帝時。中書令高允上奏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音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欣慶。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風成。才任教

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時相州刺史李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觀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今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言奏帝從之。



孝文帝時。國子祭酒鄭道昭上奏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以頌。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絃誦。闕爾城南大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管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帝不從。

道昭為州都。又上奏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通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元

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為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垂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傳鑿佇蹕。留心典墳。命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尔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歎。務修道以來之。選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



是故屢教中旨。教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蒙  
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  
訖封呈。自尔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  
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帝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  
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復奏曰。竊惟  
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  
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  
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愚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  
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  
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義之機。學徒崇知  
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宣武帝時。侍中祭酒劉芳上奏曰。夫為國家者。尚不崇儒尊道。學教

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  
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住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檄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  
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  
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  
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  
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  
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  
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  
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  
庠也。按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  
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  
問道。周之五學於此。亦彰矣。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  
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  
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  
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  
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  
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  
其定所。帝從之。

常山侯拓跋英奏曰。謹按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可  
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臣

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師。計  
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雋造之流。應聞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  
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  
遑正試。致使薰播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  
銓考向訖。所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  
孝明帝時。明堂辟雍並未建。就起部郎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  
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  
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  
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  
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揔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  
南。同上。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  
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



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  
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操并連表。詔答  
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教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义物。動作官  
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  
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  
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  
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蕪。淹積年載。榑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費之  
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為山頓於一  
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  
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率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  
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府寺大  
作。稍以粗舉。並可撤減。專事經綜。嚴勅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  
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宣。書奏帝從之。

冀州刺史李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賢兩學。盛自虞  
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  
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  
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七秦。政失其  
道。坑儒滅學。以救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  
柞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  
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  
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  
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  
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敷詩書於郡國。使揖讓  
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啟。戎軒屢駕。未



違多就。弓劔弗追。世宗統曆。幸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遠為山。還傳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埽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墻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微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瓦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敷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廢帝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侍中羊深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



之所修。專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執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楛。固以追隆。日而益驅。駕矣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掄揚。盛烈。幸修。頌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寞。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我雖。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

才。義光於萬代。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曰。涼。民物凋。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肇曆。理。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及。禮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充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我。尚修學校。宜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文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丰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帝善之。



隋文帝時。涿州刺史柳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疏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致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駘。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後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彼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

淹事緩。動延乎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推。必當靡然而向風。不速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闢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眾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德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



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教。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或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君子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言曰。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粗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未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也。

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

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後。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因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尤黨。末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喻道。匪徒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狂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勵。使海



內豎首。騷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頗有處分。然草莽斯近。此風尚存。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致俗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敦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進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典訓。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敦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玄宗時。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範。

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常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

代宗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冑禮。國子司業兼集賢殿學士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上議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堊水環繞如壁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者。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疏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渡。雖有



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拘篋大版。今學不嚴。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顯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五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無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博士七十者。安車蒲輪。敷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費用服脩一束。酒一壺。杉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與酒。三爵止。乃教篋一出經。摺衣。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脯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

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賦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擯楚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徒之四門。四門不變。徒本州之學。復不變。絲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無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時憚改作。故無施行。

德宗時。太子校書郎李觀請修大學疏曰。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取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日致齋肅。柢工度木。不俟乎榱崩。頒朝命官。取乎師氏。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襟之



篇人愁廉陽俗捐爭端天下之人人相則焉是以德繇此澤教繇此流若水之潤下涇涌植物利不涸哉今嘗觀斯壞甚不然嗚呼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中年禍艱寢用耗息洎陛下君人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為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愚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且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繇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益棄本之議群生有將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鋤耕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頽廢磊砢屬聽終朝之雨流潦下滂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憂質遷而陛下不以問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為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亦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

無足以問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罷之產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果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聖德凌也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幹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從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有庇民之德祚國之仁可仰而巍巍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重聖道之



無以增。存興於先皇。而延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愍溥醜亂萌。故同教于民。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存。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猶或遺之。難矣之民。得不重慎乎。魯春秋書太廟屋壞。傳曰。書不敬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空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為杜稷之計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惠。易治。體平則四支之患不治而愈。今不齋神於心體。而竭資

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於中。則為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死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滅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嚴關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勞經邦於長久。熙帝載於登閔。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之一焉。伏惟速令於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憲宗時。學士李絳上疏曰。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未嘗不崇禮太學。尊重名儒。習于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用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亦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碩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康國濟時。未有不游於太學以躋顯位也。國家自高祖初平關中。使修太學。



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賢舍。六引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  
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得傳師法。  
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行。禮樂咸備。正觀之  
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引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廢  
於衰亂之代。非所以俾風俗趨末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  
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  
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  
逢聖明。蕩滌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  
下行之。萬方傾耳。先人企踵。思陶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隆。闡  
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胡寇亂華。棄與遺教。中夏  
凋耗。生人深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舞之志。博士有倚席  
之譏。馬廐圖疏。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擬先代之姿。敦振俗之令。復崇

太學。重延。而碩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  
學中屋室。樹饌之制。嚴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  
使有懲勸。拔萃出群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  
日興。經典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廷。受養  
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  
造特覽。愚言起茲。廢墮。引於教化。異裨聖政。少助皇風。上於是宣付  
中書門下。令脩起國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四

學校

宋太宗端拱初。史館修撰楊徽之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逸。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稟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

仁宗至和三年。侍御史趙抃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繕狀曰。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良。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



後之苟簡淺末。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闊誚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宜是猶卻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曆初。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繕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勾。已逾三歲。纔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已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繕。並卻係國子監拘收。占吝近聞吳中復論奏。乞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繕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去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日欲致君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繕。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完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靡。一變至治。庶使本朝尊儒重道。興

學育材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嘉祐元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体不同。而設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



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偷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趨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未

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入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尔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



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立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脩其實事。給以糗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

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偷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可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則其間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陽。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



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

監直講有關。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

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以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至須衆官聚廳。手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仁宗時。諫議大夫夏竦請興學校。疏曰。臣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樂之始。教化之倫。於是乎在。五帝有成均之名。虞夏貴膠庠之禮。周監二代。四郊立學。漢氏握符。雅尚學校。元帝不限博士弟子之員。孝明教授期門羽林之士。永平之際。揖讓與焉。李唐好文。崇設兩監。不游太學。以為恥。旋及叔世。事亦陵遲。國家法遵典故。惟遠是圖。時文載郁。化感天下。但謹教勸。學有殊經。意設廣文之館。列博士之員。胄子請尚齒之禮。中年廢考校之規。或有生徒

名而已。故儒雅之士。厭其同方。由是九州罕修學校。蜀郡墜文翁之訓。豫章墮范甯之制。太守但思於固祿。刺史不聞其興學。遂使邊遐之俗。固知鄒魯之風。冠帶之民。安有孩歌之化。雖間有雋材。而罕聞師訓。執泥經指。不知所裁。伏願陛下稽考古義。恢崇人文。明太學之道于中。廣庠序之學于外。分命郡國。各置學官。講信修睦。以裨教化。無使子衿之詩。復歌於聖代也。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是三政之基也。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教教之本也。合射習鄉。脩揖讓。弦歌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孤念功。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訊反告。是廟堂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祭事。是宗枋之重也。蓋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



不以學為先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復載諸侯群吏養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天下大亂。干戈日用而列國之學猶廢。故子衿刺其不修。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首建黌舍於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名儒隱德咸有門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人。至于東都學士寔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為去就之行。及桓靈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絕。民勢版蕩。而賴正人持救。義士奮拯。支壞扶顛。更延餘曆。雖腥德已塞于上。而清議不敗于下。豈非教學之功。漬染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和。絕而不續。尋復廢圯。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其可知也。惟我治朝。據宸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鳥言

鳩舌。知誦簡冊之言。懸首卉裳。襲端甫之服。奎壁有爛。河洛發輝。文物炳然。儒碩挺出。故學校倣落。手難渙。續興乎邾鄒。摹規夫於齊魏。弦誦聞於江浙。樂善之吏。經營其闕。民悅獻力。不令景從。庠序之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以禮義薰蒸齊人。又安得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行。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典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學宮盛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血然無主。時敏厥修。雖得樂群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丈之間。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黃所聚。輒立師長。况夫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凌優。儒雅尊傳。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勤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



自餘歷世。小雅蕩然。故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修立。乃盛於兩漢。朝廷宜遂成其善意。樂以成之。顧同不急之務。視之弗爲。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哉。間者近甸數郡之學。雖爲除手講官。旋復廢以吏職。攬簿領之不服。何圖籍之能精。且國家奄有萬邦。吏員至衆。山澤津途。百家之聚。雖刀可缺。必遣王官。惟是膠庠。王道所在。顧一士之廩祿。廢微政之本原。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臣愚以爲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曹。舉經術篤行之士。凡立學州郡。悉爲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祿。夫張官布職。散劇繁時。略之則輕。屬之則重。貴之則人必同趨。簡之則衆斯共薄。事無大小。柄其事則權歸。任無高卑。委其任則效立。臣愚以爲欲使師禮嚴重。道訓尊立。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勤良者旌而異之。悖惰者簡而黜之。及賓興之時。必參以學官之論。其嘗簡黜者。弗在蒸璧之選。其嘗旌

異者。必預充庭之貢。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議。勵於乎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獎諭。或有賜焉。太學員缺。即以充選。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者。不得入乎館閣。入館閣者。必先歷學官。猶近制先倅郡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如此。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自然師道尊而教立。士業成而行修。禮義達乎閭巷。德化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教用成。弦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爲古之道。然三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主太子。王子。辟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



之嫩。干羽絃誦。凡學必時。脩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比年  
考校。至于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中二千石。九卿待任  
子弟為郎。或没于刺守。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凡三署郎。悉  
屬光祿勳。更直宿衛。歲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舉。銓居高  
第。方出補長丞。下自魏晉。迄于唐朝。臣僚有功利及民勞。致在國始  
被恩澤。賜一子官。褒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觀朝制。凡職。衆侍從。班  
在兩省。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  
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又近制。負外而無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  
而請致仕。亦荷門子之錄。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縣  
負多。足以霽麗王澤。周冒纖微之品。獎勸群吏。無為子孫之憂。然臣  
之愚意。倘有不足者。夫賞延于世。雖盛王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  
所誠。今仕任之涂益廣。願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實

粟之珠。名為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  
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祗庸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  
篤。蒞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遠  
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  
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為膠學。聚而教之。非惟  
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  
悉籍于太學。其在都者。今日入肄業。遵古齒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  
教導。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  
儒清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  
比年考校。顯動罰情。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  
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  
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夫學



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責任。實經誨育。雖高華之貴。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

方平知睦州。又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狀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民風順睦。以得州名。品有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于朝。蒙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諫范仲淹拓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址嚴敞。及臣到任。滄一歷歲。以

工焉。伏望陛下崇導。德教之源。廣厲學官之路。俾是遠方之俗。仰慕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於管內荒逃係官田內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時學之士。安隸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顛上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期。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競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



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道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奉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涵濡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

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業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大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



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大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養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未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黜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

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一變矣。豈惟得士寔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神宗時。監察御史東行彭汝礪論三舍疏曰。臣伏觀國子監考試。上舍依詮試例。臣伏念自王者之迹熄。而學校教養之法。不明於天下。學者以言而不及道。於是其實幾亡焉。道之方行也。陛下以天明命。奮然震起而鼎新之。放淫辭。黜邪說。造之以經術。而學士大夫知所本也。然風俗靡靡。未還忠厚。豈獨美之未成哉。亦由吾所以取之者。



其法未盡也。且夫科舉之興久矣。相因於千歲。而欲革於一旦。之近。臣固自知其難也。蓋亦有漸焉。今天下之士。或聚或散。而行能之實。非可以遽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頗以行能為差。雖未如古。蓋非殆庶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慎選。而必用糊名之法。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異於以言也。論選士在學校。不循科舉之常。恐必非其人也。今如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舉也。今六經之說。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託於義理。學文不足患也。所虞者其實未應而已。臣欲乞試內上舍皆以文行參考。如辭理優長。行義超卓。為一等。推恩仁義無玷者為一等。如有過詞。文雖中。不與焉。夫上舍中。其恩不過免解。或遂得一命。而使人人知所以自愛而興於德。所施者寡。而所及者遠。夫是之謂要術。行之以漸。待之以久。古或可復矣。臣嘗侍罪學省。稍詳本末。如臣所論。眾不能廢。今所以必用封彌謄錄。欲如內舍者。恐物議難一。不敢自任其責。而朝廷所以如此者。亦以私疑之也。臣以謂陛下興起學校。方將追還三代之美。而立政造法。乃無以異於後世之科舉。則所失多矣。夫行能有素。非可以一朝一夕為之。是非所繫者眾。亦非一人之所能專也。苟得其私。第當竄其人而已。不可以非其人而廢法也。臣欲乞祗令鎖宿考校。庶幾專一。或以臺諫官一人臨之。以防議論之私。其他乞如試內舍體例。則學校之興不至廢失矣。

諫議大夫龔夫上奏曰。臣伏觀制書舉人習業之外。更試律義一道。臣竊惟周王之教。道德為先。其次六藝而已。故皆純全。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者。此也。陛下自熙寧以來。大闡學校。養育人材。發明經旨。



訓迪士類。今一旦以刑名之學亂之。臣所未前。夫道德者本也。刑名者末也。教之以本。人獲趨末。况教之以末乎。臣愚欲望聖慈。建嚴習律制書。得多士專尚經旨。悉意本業。不勝幸甚。

知興元府文同乞置府學教授狀曰。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聖檢是於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其不復住此脩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效。更不從學。近歲府縣置書。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到。人言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亦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異。

之士以備。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濡浹。寥然一方。遂絕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聞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獎訓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考第。並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後未必有能如行者。臣無躰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



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知制誥蘇頌上議學校法疏曰。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雖王之諸子。卿大夫之子弟。及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所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繇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學校從而廢。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後備。上都立國子監以摠六學之務。設官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政令。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授之職。繇是黨庠遂序國學之制稍稍復矣。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慶曆以後。數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宗尚。歲月浸久。師生益增。然而黌校之間。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顯著於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今明詔將議改制。而降意於詢訪。茲誠治世之先務。而聖主所當留神也。臣竊謂

本朝學制大抵倣唐之舊。然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雖久而成效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人。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學生三百人。太學四門學則博士助教各三人。學生各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人。律書算學則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人。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共八人。而無國子太學四門之別。職事又無殿最之課。太學生止於三百人。廣文生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賦而不隸兩學聽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書算則又闕焉。唐之學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上者。上于監。祭酒司業策試。優者上于禮部。大成。上于吏部。今二者咸無焉。其法制滅裂如此。而欲責其一道。德而廣教化。勢不可得也。必欲別為新規。臣愚以謂積習既久。未易更張。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則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令分



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人各講一經。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並為大經。各限二年講畢。毛詩為中經。限一年半。周易尚書為小經。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諸生。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直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試題目。若考校試卷。則八人通主之。其教導有方。成效顯著。為諸生稟伏者。俟及三年。委判監官聞于朝廷。望賜召試館閣職事。其不職者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為額。逐日早分經聽受。每經百人。仍兼習孝經論語。聽讀罷。則課習文史。每月公試三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于學。以為勸沮。監丞掌其課最。主簿糾其違慢。每一經講畢。監上于判監。集官策試大義十道。次日口說十道。各定為三等。大義通十。并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蘊者。為優等。大義通六。及口說俱通者。為次等。不及六通為下等。其通一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優等者。上於朝廷。望加旌擢。或直送

省試。仍許特奏名次等籍。其名以俟再試甄別。下等本學常加教勉。其文行道藝超絕。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舉薦。以備朝廷擢用。其律書算等。亦望各立一學。量置生徒。庶令學者粗知本原。以之入官。不至牆面也。州郡之學。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內舉人及三百人以上者。朝廷為選差正官。三年為一任。如能舉職有效者。任滿日本州為保薦之。乞加旌擢。其餘本州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或經行純粹之士。上于本路。列奏朝廷。俟旨補授。仍給本學公錢為俸。亦以三年為任。任滿保薦如正官法。內命官望加優獎。舉人即授以閑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一員。以本郡有經術文行之士。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眾舉。州為補置。本州無其人。則請於鄰州。使專講說。諸生聽讀課試。亦約太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長者。上于州。州為覆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顯有功效者。舉



送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縣學置助教一員。推舉如州。說書例兼主講說教授之事。諸生有業成通經者。上于州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州縣。既立學校。須藉公費。望許標撥本處閑田。或戶絕及僧寺莊土多處。斟酌移割入學充職田。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差人主持。勾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約既備。獎勵既行。則人人各務本業。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丕革舊俗矣。

宗丞劉摯乞增宗學官俸狀曰。臣所領職事。偶有管見。不敢自避僭冒之罪。而苟簡不言。伏覩治平制詔。增立宗室教學之法。設教授官。通大小學幾三十員。其講授課試條式明具。逐官除本俸及月請外。錢六十千外。別無添給。而宮院承例。眾率私錢充為月給。多者三五千。其下不減二十千。臣等伏以諸宮宗室聰讀員數不等。大學小學亦復人數不同。而學官月給取足其間。故其斂率之法。參差各異。

或以俸入均割。或後員數分定。或大小學通融。或逐學各自承數。大槩員多或俸優。則所斂輕而易供。員少或俸薄。則所出多而難集。予緩急亦又繫夫賓主恩意得失之間。故輸者受者皆有幸不幸焉。以至興訴投訟。本司為之督索。蓋此錢本非官為立制。互生詞說。理難齊一。臣再惟教官於學者既為仰給之地。則俯仰顧私。恐少肯以教人之意。飭厲自任。至其甚也。將必有委曲諂媚。相事於詖譖宴集。以求容悅者。蓋利之所在。人之常情。師生之分。無由兩立。凡此甚非朝廷養訓宗子。崇嚴學官本意。臣等不勝愚歎。欲乞將諸教授比在京職事官。明立添支。稍優其數。舊例宮院所供月錢。一皆禁罷教者。既無懷私之慮。得以展意於其職。學者又免會斂之煩。而不得持此相為輕重。師道少抗。然後所謂程課可得而加察矣。臣等竊嘗計之。使學官員數常足。而誠聽增俸之優。其所加費。為緡錢歲纔三數千。



爾恭惟朝廷養士之制新美完具。太學生千計。而郡國增立教官。錄學經費。無請不獲。所以樂育人材。恩施甚厚。願豈於宗學小費。乃有愛惜。特有司未經申論。因循至此。伏望赦其愚。裁行之。時議建武學。同修起居注張璪上言曰。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虎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

知諫院兼領國子監事陳襄上奏曰。臣伏觀先降詔書。令兩浙已下至臺閣。臣僚建議學校貢舉之制。得以上聞者。茲見陛下講求至治。思得求賢養士之要。以興起王業也。臣近以諫官兼領國子監事。每至太學。視其齋舍頽弊。生徒批撻。官吏苟簡。殊無法度。竊謂太學者。天子教化之宮。自古聖帝賢王。莫之敢廢。晉漢而下。雖無先王之法。然猶置師弟子。多及千數。唐貞觀中。規制益庶。增築學舍千二百間。

博士生員。與蕃夷子弟游於學者。僅至八千餘員。豈國朝儒學之盛。跨越漢唐。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臣實耻之。蓋藝祖創業。未遑斯事。當時謀議之臣。識慮不遠。因循百年。未有太學。今生員所居。乃是司業廳事。與朝集數位而已。天下後望必行於陛下之手。事得其本。為之甚易。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使居師長之位。百度興尊。乃其末事。可以不勞而成矣。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性行純明。專於古學。甘貧守道。不苟仕進。語默出處。非義不由。道德未加。而人信之。此可謂以身治人者也。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孝仁勇。根於誠性。行與道合。心與俗遠。博通群經。而尤明於禮學。思一物不獲其所。則其心憂焉。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數命不起。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二子之道。同而其用或異。皆所謂學孔子者也。方今丘園有道之士。求



烈與秩未見其比。陛下方大有為之時。捨如是人而使窮居家。會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文王待二老之意也。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姑以禮命召至太學。使居博士之職。以經授弟子。帥宗室公卿之子弟。與國之後選。咸得執經肄業。而以師禮處之。庶乎其可致也。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履行正固。經術專精。東南士人多所從學。更練民事。而適於時用。嘗為太學正。衆論推服。鄉貢進士程頤者。有高堅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近聞諸路搜訪遺逸。以應赦書。師常與頤咸與薦達。亦望聖恩。並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謂此也。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論者固多。伏望陛下選擇近臣。須付詳定。取其合於王制者。立為一代之法。願不為淺者之論。而遂沮止。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元年。左正言朱光庭乞擇名師主太學。狀曰。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莫急於人材。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莫先於庠序。朝廷務要廣求人材。而不素為之養。則何由而得。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名為興賢。而無養人材之實。所以然者。蓋無名師之故也。夫所謂名師者。其經術足以窮聖蘊。其行義足以為人表。又能至誠以教養為己任者是也。昔在仁宗朝。詔胡瑗典太學。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所以成就人材為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今庠序之中。不見以禮義教養。唯見以苛禁繩治。其所習經術。所修行義。孰為發明。孰為親法。學官者區區自顧。苛禁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甚非所以為首善之地也。今朝廷所去。獎政樂。欲盡而所修善政。未甚聞。臣以謂所修善政。莫先於置名師。興學校。以養人材。首善自京師。而風動天下。伏望聖慈。詔大臣博



求真儒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主太學以教養為己任。罷三舍之奠法。去一切之苛禁。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自然可以成就人材。為陛下立太平之基本。臣願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左司諫王岩叟乞罷三舍法狀曰。臣聞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艱。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三舍之法。幸雖有高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混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嘆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其成。今乃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為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罷三舍法。開先

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義。講解之餘。止於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

岩叟又請用薦舉之士為學官。乞罷試法。疏曰。臣伏以砥名砥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以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州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遠。淹留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祿任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為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為天下勸。



御史中丞劉摯乞重修太學條制狀曰。臣切以學校之制。至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無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還。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排開敷。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盡

其意。不如是之踈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我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器。則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之禮部。本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神。

學又上奏曰。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煩密失養士之意。乞下有司別



行修正。後蒙朝廷選官置局。及今已久。未見成法。緣所差官各有本職。不得專一集議。兼臣竊以謂庠序之制。教育以成其材。獎勵以進其志。群居衆聚。略為約束。自古以來。法之施於學校者。其本不過如斯而已。然則為今之議。無大措置。獨可按揭舊條。考其是非。暴暴者。刪去之。而存其可行可久。便於今者。則所謂學制。可以一言而定矣。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夫職親於諸生。而習知其情偽者。宜莫如學官也。使其因人情利害而為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為哉。故臣前日奏請止乞令本學立法。上禮部。禮部再加參詳。上三省以待聖斷。誠如臣言。學制成久矣。今置局半年。衆議既希。聞而議官各持所見。紛然異同。無所折衷。學者疑惑。趣向未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檢會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奏。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

修定。嚴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行。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法令連成。以便學者。以述先帝興學之旨。以副陛下造士之意。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上奏曰。臣伏見本州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貨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伯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關食。而望利於江海之中。增損消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



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待後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

元祐中。越州學教授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觀神宗皇帝。恢崇太學。以幸教多士。製堂及齋名。以寓訓迪。學者游於斯。仰之若日星之麗乎上也。陛下緝熙先猷。州縣學校。咸建師長。命以貢士。而名堂及齋類多前日官司。隨意建立。或怪僻不馴。或稽考無據。或違背經旨。以此揭示多士。甚未稱朝廷育材之意。臣愚欲乞。府界及諸路州縣學。應堂及齋名。除不許用太學敦化等堂名。及論秀。絜髦等職事齋名外。並須用太學諸齋名。即不得存留舊名。及別有創立。如蒙聖允。乞下

有司頒降施行。

元符中。彥逢為太學博士。又上奏曰。臣伏觀陛下。追述神考美意。自京師下至郡縣。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增置諸路教官。所選唯經術行義之士。三代庠序之感。宜無以加此。然諸路教官奉行貢士法事。體比昔為重。今員數既衆。又皆一時之選。而資任多係選人。國子監長貳歲舉改官止八人。施之太學。正錄且猶不給。况諸路教官如此其衆邪。伏望聖慈。持詔有司。稍增國子監長貳舉官舊格。使凡預師儒之選者。益知自重。以稱陛下長育人材之意。

哲宗時。太學正葛勝仲。進養士圖籍。劄子曰。臣竊以三代之盛。班治顯設之方。尤備於成周。而周之隆。教養作成之法。獨推於文武。文王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其效至於多士。以寧。武王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故其效至於無思不服。雖聖人以神道設教。其



精神心術之妙不可推測。意者殆將以作人顯俊為長久無窮之計。非特謀用於一時以康庶事而已。棧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下武云。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故子孫賴之。而國以長。楹嗚呼。嗟哉。天祐斯文。越數千年而復生上聖。應世覺民之迹。若合符節。恭惟皇帝陛下。以徇齊淵懿之資。履熙洽隆平之運。聖學高明。道心昭徹。燭見治本。在崇化厲賢。故自躬斷。已來首議學政。大開雍類。而於以育才。爰聽師儒。而命之分教。以賓興攷勸之法。革科舉循沿之陋。陞進之令。類出於親製。程試之文。每塵於乙覽。一歲餘廩。無慮數百萬。別為一司。經畫均制。不取於縣官。而坐以餘羨。且命諸道各售常產。以資永業。行之十有餘年。典法大備。彬彬新美之才輩出。而晏晏忠厚之俗已成。雖詩歌文武之感。無以進焉。既又命禮部以天下養士之類。會字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載之圖籍。掌在有司。臣等恭承認旨。

討論編次。隨類編括。厘克成書。取大觀二年歲終為率。既以逐州縣離為析數。又以天下合為總數。凡二十有四路。而中都兩學之費。不與焉。彼漢中世。增弟子員三千人。而唐太宗千一百區。載之史牒。已稱甚盛。顧視今日。尚足道哉。所有天下養士圖籍。凡二十有五冊。隨狀上進。干冒宸扆。無任懣悒屏營之至。

畢仲游上奏曰。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則終無補於天下。今所謂律令。舉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為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為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為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遂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各樂行禮於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為天下之用。願三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



姑益賦廩。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為學之道邪。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為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生舍。眾徒弟。以為盛。其去道愈遠。蓋聞熙寧之初。變詩賦為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無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sub>有</sub>異也。而今復欲變經義為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sub>在</sub>邪。以略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做其大者。使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率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以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為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勿論。要使<sub>以</sub>澁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強。復其迹則<sub>庶乎</sub>先王所以為學之<sub>心</sub>。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於實用。不為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五

學校

宋徽宗初即位。御史中丞王覲奏乞大學冬季補試。疏曰。臣伏見太學外舍生以二千為額。每歲四季補試。前後試中之人。逾額雖多。而入學者少。故逐季補試不已。今科詔在邇。外舍生入學者漸衆。遂已及額。四方學者既不知在學諸生額足。又以朝廷逐季補試之法行之已久。未嘗中廢。故來就冬試者。道路相望也。竊聞太學收接到諸生家保狀。已是六百餘人。本學申禮部乞補試。而都省以額足不許。本學已曉示罷試。六百入者。既不得試。能無怨嗟。若詔告有素。則各怨固所不恤。緣太學既未嘗先期告諭四方學者。更不冬試。及學者如期限到闕之後。方指揮罷試。即是朝廷著令。誤四方就學之人。奔走道路也。豈所以信天下哉。况孤寒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而至者。不



得試而使歸。顯於事理非便。臣欲乞朝廷指揮太學。今年冬季依舊補試。其試中人候學中生員有闕。以資次撥入。仍令本學契勘如去年春夏季委要更不須試補。即預先移文諸路州軍曉諭學者。令知若將來生員額闕。合行補試。亦先期曉告施行。所貴不誤四方學者。崇寧初。左司諫慕容彥逢上奏曰。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錄。縣有長諭。迺至其餘掌事之人。皆奉行貢士法令。書致陞選之詳。蓋根本於此。而遠方諸生尚循積習之弊。迺或持其短長。糾率學衆。輒興訴訟。以至蔽其舊愆。以快私忿。以此職掌類多畏默。求全鮮克。振竊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編修學制。嚴立法禁。不唯整肅學校。亦以敦厚士風。

大觀中。湖北提舉劉才邵乞預聖學。下太學劄子曰。臣聞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治之之謂君。教之之謂

師。治之教之之功。天不能以自為。必付之帝王。帝王以威德復尊傳。克稱君師之任。用能相天而成其能。四方之民賴以寧謐。唐虞三代之感。見於詩書之所傳。率由此道。其後去聖既遠。無所折衷。異論肆行。而道統益微。漢興百年。稽古禮文之事。乃克修舉。孝宣增光前烈。留意藝文。爰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石渠。且使平奏其議。躬自臨決。章帝建初間。復修石渠故事。因著其說。為白虎通議。雖未能方駕前古。而發揮聖道。豈云小補。兩漢之文。於斯為盛。載在方冊。光華至今。恭惟國家膺受駿命。聖聖相承。雲章奎文。光耀相燭。非若前代歷世十數。而好文之主。纔一二見也。陛下躬濬哲之資。緝熙光明之學。紹開興運。纂修列聖之丕緒。萬機之餘。無所嗜好。獨玩意編簡。考觀前言。凡妙旨所寄。精微浩博。昔人之所未覩者。皆獨得於心術之妙。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以成帝王之極功。何以過此。豈留意於章句



之同異者得以望清塵。天相斯文。世道交興。宗社永安。兵革偃息。而聖謨經遠。首以育材為務。爰頒詔旨。崇建太學。以尊教。多士導民。設教之意。勤勤如此。君師之任。可謂兼全之矣。夫學者以聖王為師。親逢斯時。千載之遇也。搢紳韋布之士。豈無望於餘光。而漢之事。不足為今日獻。臣愚不勝區區大願。欲望聖慈。於清燕之間。凡微言。真旨自得於聖心者。頒之儒館。學官俾承學之眾。得以味道真而泳。聖源。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仰副陛下恢崇至道。開明群心之意。天下幸甚。

徽宗時。通判李新上奏曰。臣伏觀大觀學令。斷自聖知。制為成書。頒降郡國。知所遵守者。豈年于茲矣。昔游夏不能贊孔子一語。則學令之設。詎容擬議者邪。自三代已來。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如挾書代筆之禁。奉行若失於不履。州學季試已不能杜絕其弊。而縣學補試。

歲升。假手尤甚。轉透題目出外。終日塊坐。撫弄筆硯。以待文字之來。其間翻錄至句語字畫錯繆。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誰何。則必紛爭詬詈。公肆底突。傳出送入。傍若無人。一隸名學籍。便以保庇門戶。有繫空名行食身未嘗一黜。學圃者。有假故逾限。已經除籍。再託人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歲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義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如文義不通。字札不同。全然踈繆。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冒之入矣。

李復上取士劄子曰。臣恭觀神宗皇帝。閎士弊於俗學之久。慨然作新。造之以經術。發明聖人之遺言。使講求義理之所歸。庶知乎修身行己。上以事君。內以事親。涖官接物。弗畔於道。而今之學者。曾不思此。平日惟是編類義題。傳集海語。又大小經題目有數。公試私課。久



已重疊。印行傳寫其義甚多。無不誦念。公然剽竊以應有司之試。終身之學止於如此。甚者至於所專之經。句讀不知。音切不識。苟誤中選入仕。平生所學皆無可用。非惟鄉閭無一善可稱。雖有甚不齒者亦更不問。朝廷建學立師。設館給食。而偷惰苟且若是。安能副上教養之意哉。欲責其移孝資忠。臨民應務之效。必不能也。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取其浮文。必皆考其素行。臣欲乞立法取士。以博學行義為先。試言為次。抑亦絕其干託奔競之私。察其器識材術之異。庶幾所養可取。所取可用。聖朝有得士之實。

題鼎臣乞駐蹕府學劄曰。臣恭以陛下樂育人材。建庠序。闢黉序。羣教義。向之域。天子所自治之地。首詔執事。並興府縣之學。而有司推遷殆且十年。博士弟子僑寄他邦。其不稱明詔意。致煩陛下申次。臣等曾下諭年之頃。嘗會完成。生徒四集。秋某月有金芝二。本產于

夫成殿之木。而本學生楊汝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相與踴躍。獻合辭而言。以謂乘輿方躬郊丘之饗。吾學乃輦路所經從。今芝實挺生。殆先聖先師蒸出瑞物以報吾皇之德。茲甚感之。舉謂臣默不以聞何也。臣竊以謂郊祀慶成之日。千乘萬騎扈蹕還宮。雖道出府學之南。懼非所以仰勤天步之臨也。然而諸生伏清道之左。聆屬車之音。奏名通謁。抑有著令。如蒙天慈。矜其懇誠。示以恩意。少緩六龍之驅。一紓重瞳之頤。如古式閭以寵新學。則多士仰德。孰不競勸。四方聞風。得以矜式。以副陛下隆儒重道之意。不勝幸甚。臣待罪京邑。職事所及。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昧死以聞。

給事中俞稟上言曰。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宣學校固若是。我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處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



出於學校。然後為得言。頗見行。

高宗時。胡寅上疏曰。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對。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來。布衣章帶之士。儒風掃北。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奧。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鄉舉荐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啟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

刑部侍郎知漳州廖剛上奏曰。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慶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興帝王

之治者。未有不審乎此。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異時王安石以此辭辯變遷。後無來者。然其學博雜無統。頗僻失中。乃至分文析字。傍引曲證。以行其臆說。殆孟軻所謂邪說淫辭之害正者也。蓋說教於正道。則為邪。辭溢於正理。則為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學術。大抵尊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軟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為害亦深矣。陛下天日之鑒。灼見其弊。悉罷黜之以幸天下。誠斯文千載之遇也。此詔名儒之能闢其說者。以書來上。竊意已經乙夜之鑒。儻合聖意。臣願頒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李石上奏曰。臣聞六經者帝王之心術也。其實見於行事。而其文見



於成書。因其文以考其實。因其實以推其心之所傳。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業可槩見也。漢人之於垂絕之經。勤矣。賴其收秦人之餘燼。振起遺音。使其有傳而復續。專門名家之學未易及也。如武帝之表章。元帝之牽制。二君者雖於經甚勤。泥於成書與行事之迹。不能推明六經心術之所自。所謂讀堂上之書。反有愧於推輪之妙故也。仰惟陛下之心。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術也。充之以惠利四海。散之以潤澤萬物。無一不有是心。既有是心。雖忘書亦可。然猶儲精道奧。灑為宸編。以流布學校。俾六經之文得附雲漢之章。相為昭回矣。頃者令取士通習六經。與詩賦並行。恐學者之習有所偏也。則又下詔有司。優取二禮之學。其尊尚之意。臣竊有以窺陛下欲託六經以達其心於天下也。不知士子所以仰副今日教育所得於經之盛。能如漢人之專門名家者乎。抑止為剽章獵句。誦習科第計而已。

乎。且聖人之經。有資於金口木舌者。駕說之師是也。今世之儒。非必一一金口木舌。然所以為倡導之師者。不可廢也。今之六經。誠有所偏廢而不舉者。無師傳之過也。臣願陛下立六經博士於太學。俾四方學者各得以其經相授受。州郡學校精擇其師。如逐經學論之類。如是。則無偏廢之經矣。

韓駒上論曰。臣聞方今陋儒之論。以為人主之治天下。直以禮樂刑政。而為士者亦務明於道德性命而已。文章不足尚也。臣竊以為過矣。昔者堯舜三代之世。文章煥然。周公仲尼聖人之在下者。文章亦深遠矣。今陋儒以已不能之故。而曰不足尚。則是六七聖人者皆不足法乎。且夫堯舜三代距今幾千歲矣。其風俗之盛衰。尚可考者。以其書知之也。故周之黜黜。不如商之灑灑。而商之灑灑。不如虞之渾渾。周之衰也。禮樂刑政尚未大壞。而其文章獨先潰爛。無復渾渾之



氣。後世言治者不過稱漢唐。誦其詩。讀其書。則亦皆羨賢於後世。蓋自古未有盛德之世。而文章骯髒不振者也。是以聖人尚之。太祖皇帝時。天下初定。未皇文學之事。太宗皇帝數與侍臣論文。由是風俗翕然而變。嘗喜而謂侍臣曰。近時文物漸盛。它日必有著名者。其後累聖臨御。皆以睿文神學超軼百王。又皆崇儒表善。蓋自端拱淳化之後。天下又安。士得篤於文事。磨礱綴緝。以副上意。百餘年間。異人間出矣。臣嘗思之。此豈一朝一夕力哉。是殆累聖獎勵激勸之所致也。臣聞太宗始尚文教。則士有王禹偁。蘇易簡。倡其風。真宗敦好詞學。則有晏殊。楊億。為之冠。仁宗時。則有若歐陽脩。在神考時。則有若王安石。此數公者。其文皆不愧於漢唐。而其餘以文擅於一時者。尚不可一二數也。朝廷之上。文物之盛。至今耆老以為羨談。真太平之偉績。後世之休光也。陛下天縱明智。肆筆成書。虞歌湯銘。播示海內。自

有書籍以來。未之有也。臣竊度之。雖有相如之典策。終嚴之奉對。常揚之制誥。尚未足以仰望清光。必有賡歌之皋陶。陳謨之大禹。効伎於周衛之內。而後為稱。方今雖不乏人。然而數年之後。壯者已老。老者已耄。則陛下所取以為侍從者。類皆今之少年進士也。臣為進士。顧所謂時文者。其體格。曾漢唐之不如。則陛下它日所望以賡歌陳謨者。誰乎。意者獎勵激勸之道。有所未盡。而後生小儒。承陋儒之說。以為無事於此。是以日靡靡也。陛下廣庠序之教。置師儒之官。進士之高選者。不惜好爵以尊顯之。不可謂不獎勵。而士未有深於文者。雖臣亦疑之。進士之高選者。或幸得之。而未必深於文也。至體格卑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謂宜稍變其體。間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踈賤而尊顯之。則不十年。必有能賡歌陳謨者出焉。使夫堯舜之主。而有皋陶大禹之臣。以繼今日之盛。且陛下它日功成



治定亦當得此等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與詩書並傳而不愧。宜不為無益。故臣欲破陋儒之論。而先言治天下者。文之不可廢也。如此。

駒又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于內。則其文不期而自工。是故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道為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木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乎。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既罷詞賦。始立經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聖人。學者如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之學者既以講究道德。發揮章句。六經之旨亦畧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復生小儒皆為偶儻之詞。漫汗之文。纂錯以為工。繁雜以為美。昔李翱言

六經之文不拘於儻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則不偶儻矣。其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儻矣。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儻。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為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為四句。然而偶儻之作。近世尤甚。是以至於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嗚呼。臣不知始變斯文之体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邗角時從鄉先生問為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略如為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場屋。視同列者果皆如此。因退而歎曰。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耶。譬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退而相與刺繡。夫錦之與繡。則固不同矣。然其為纂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機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儻漫汗。三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奧。博稽上古。此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儻始於東漢。而詞之漫汗盛於東晉。至其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



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為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文宸章。超軼堯禹。學者雖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睹也。又近歲無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揚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事。尚當取為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揚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之不華。皆曩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剽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以王安石為師。至今有司須其書於天下。數十百卷。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儻漫汗之體哉。則是學者不能上陶風化。以復渾灑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狃於素習。見有不偶儻漫汗者。則眾指為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為異端乎。此亦積習

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為文者上窮六經之體。以為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為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為義。至於漢晉之弊。則使痛刮而深鉏之。然後游於壁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曰。臣嘗謂學者之病。在名實之不相副。庠序之士。所慕者三代。今其文愧於三代矣。其所陋者漢晉。今其文不幸類之矣。是猶躬行顏閔之行。而服盜跖之服。曰無傷也。此豈可不革其弊哉。前日陛下制詔多士。詞尚體要。使復三代之盛。甚大惠也。臣時聞之。踴躍太息。謂將立見渾灑之氣。詔書懇切。然無士君子之深於文者。倡其風。士因陋就寡。不能遠希作者。徒為淺易之文。以應有司之選。煩言碎詞。刊落不盡。違明詔。失聖意。臣甚為諸儒不取也。陛下即聽臣言。詔革文弊。則當慎擇有司。而嚴其法。臣嘗計今天下郡國之士。不翅數十萬人。既已講解義理。發明經傳。為其所難矣。豈無軼群超俗之



才足以輔弱扶微。而庶幾於三代之文者乎。特以有司非是不取也。不敢自聘於繩墨之外。凡臣之所患者。獨恐有司升黜之際。未盡別白。則士專已守殘。其弊未可以猝除也。國家初垂五季之亂。文章蓋掃地矣。以太宗真宗歷年之久。聲明文物之盛。然僅能革五季之風而已。及仁宗時。益務復古。是時綴文之士。不為不衆。而上亦未甚勸也。其後歐陽脩執文柄。以度量多士。凡僻裂輕黷者。揭其名而辱之。惟重厚典直者取焉。由是風俗一變。熙寧之初。僻裂輕黷之文。既不復作。而雕蟲篆刻之技。猶在也。士君子亦皆知其弊。而不能自還。以上之所取者。惟是而已。會王安石白罷詞賦。神考從之。而安石布其書於天下。使以新義從事。士乃始去雕蟲篆刻之技。向令仁宗神考雖有復古立經之意。而無良有司以升黜繼之。臣知其有所必不能矣。夫上言所好惡。而以升黜繼之。雖欲變天下之至難可也。仁宗之

復古風。神考之立經義。比於陛下之欲詞尚。体要可謂難矣。士猶勉力以副科舉。而順上之好惡。何則。利之所在。固衆之所趨也。今荆廣閩蜀之間。士京師數千里。學者無所取師。而都下。鬻書者歲取進士高選之文集。為版本傳播四方。謂之義格。後生小儒。何識之有。徒見為是文者。例得高選。則皆搖唇燥吻。焚油繼日。誦讀以為師法。此豈可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乎。故其要莫若慎有司之選。陛下欲民之不散。則必擇導民之官。欲農之不惰。則必擇勸農之吏。欲士之深於文。則亦擇司文者而已。必得如脩及安石者。足以風動天下。而又諭以升黜之旨。仍大臣自太學博士。及郡國教授。每歲謹察其升黜之當否。以為賞罰。士雖未能遽復三代之風。然少須假之。不一二年。必有可觀者。

駒又上論曰。臣聞士為科舉之文。其工拙若無所繫於國家。而臣諱



諄為陛下言之者。不獨以格氣卑弱。負陛下教育之意。且陛下立政造事。皆將復三代之盛。臣愚以謂典謨訓誥。所以播之四方。傳之萬世。亦當盡如六經。而後為稱。士生於此時。不能自振拔於頽波之中。使至治之世。文事缺然。此賤臣所深惜也。夫文章雖小技。而古人未有不苦心勤力。而後僅能工者。甚非可以一旦把筆而學為也。如是則陛下亦無怪乎學者之不能文也。彼志於祿而已。故自為兒童而父兄教之。以義格。比十餘歲。則已誦數百篇。稍長。而能執筆。則皆不治它技。惟以模擬為工。已而試于有司。則固足以得祿矣。及其入官之後。年日加長。而志不加專。偶儻漫汗之文。已熟於其手。而古文奇字。或未始識也。夫文之體固不一矣。而今之為文者。則一之。何則。其素所積蓄者然也。然陛下它日使掌西掖之誥。視北門之草。與夫鈔石室金匱之書者。例皆取此。今不教之於初學。時而欲責之於入

官之後。臣以為難矣。及失職不稱。然後擯斥之。此又非學者之罪也。士方未仕。固不可使雜治它技。以妨其業。誠如臣言。使為科舉之文。已略倣依三代之體。則它日遺言立意。自當不愧於古人。且臣非敢厚誣天下之進士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閒之燕。取義格而觀之。觀其遺言立意。它日有能為陛下編年記事如劉向班固者乎。有能為陛下陳謨奏議如馬周賈誼者乎。有能歌功頌德如柳宗元韓愈者乎。有能發詔施命如權德輿白居易者乎。臣有以知其不能為也。此六七公尚不可及。况其上者乎。今之學者。則以為此等皆不足為也。曰通經而已。甚乎其不思也。臣不敢借古人以為諭。今之所尊師者。莫如王安石。文集數十百卷。其間箴銘歌詩賦頌表奏之類。無不皆善。經術特其文章之一端爾。世有醜女見鄰婦之美。而學之。其眉目膚髮手足鼻口舉無所似也。獨以一節之似。而曰我盡得其美。則未有



不為人之所敗者矣。此則士學安石之比也。往者蓋宗皇帝意其若此。始立宏詞之科。陛下前又置詞學兼茂科。欲以此等求天下之士。其意既美矣。第恐所得不廣。不足以儲他日之用。故臣竊勸愚策以為莫若教之於初學之時。又皆取六經孟軻之體以為模楷。則自當不陷於邪說。前所謂宜間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踈賤而專聽之。尚慮有司之選有幸不幸。則士亦未勸也。臣聞累聖敦獎詞學。當時群臣號能文者無不旋被褒擢。臣畎畝書生。所記者纔二三事。爾太宗嘗夜讀李度詩。朝而問丞相曰。度今何在。丞相言度坐法居絳州。有詔乘傳入直史館。夫度小官。謫于外州。而一詩之善。已蒙記識矣。則學者何得不勸焉。今四海之大。豈無如度者。陛下留意微臣之言。詳延俊彥。以助聖化。不勝幸甚。

馬。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剗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與門人應對之際。諄諄以學為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耻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况庠序之士。秉筆操觚。其既曰儒。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不可徧舉矣。今之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發明之。請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石之學。臣不信也。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為不足尚也。以為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紃法。



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為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樂於閑佚而為之說。臣嘗游場屋間。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旁取以為資者。老莊揚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甚則二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驟而問之。不必巨魚萍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為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揚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賈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為醇儒矣。陛下不惜官爵以待天下之士。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輩哉。雖然。士之不學。非其所不能也。特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著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百家諸子皆為故紙。以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與升擢。而甚情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三三。則士無有不勸者矣。苟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為學者而已。然士之不學。非學者之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為過。士之不學。未過稠人中閉口結舌。面赤汗下。使天下以為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雖向之所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則幾冠曳帶。所有者特枵然之腹而已。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辨權事。而決疑獄。上以備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枵然之腹。立乎本朝之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日見之矣。往者學士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他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素明於



地里。因責問之。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不能名。以問敵。敵為言此蛟也。虜益畏之。父老為臣言。神宗皇帝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有司讀暨為洎。而陶不應。侍郎蘇頌曰。吳有暨豔。暨讀為結。此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頌曰。果吳人也。慶曆元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幾何而不為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訕薄乎。柰何今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然相視。瞠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効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真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學共治之。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以為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

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為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間。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真宗召崔僊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為耻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為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闊。然不十年。陛下必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駒又上論曰。臣愚無所識。知竊獨聞之於士君子。陛下稽古如帝堯。好學如孔子。萬機之暇。博覽前載之書。至於夜分不寐。蓋嘗慨然以士寡學為歎。故臣略陳勸學之方。其詳則在陛下下議。郎博士議。以詔天下。臣嘗竊怪西漢之士。亦專一經。而其飾吏事。斷疑獄。皆出於



此。今之學者亦專一經而不能施於用。神宗皇帝所為嚴詞賦而建經義者。蓋將使之見於行事也。非以為決科之具而已。今徒能誦王安石義訓及義格以待問。此豈神宗皇帝所望於士者耶。臣知其然矣。臣嘗以尚書試進士。請以尚書一經言之。尚書五十八篇。大約數萬言。自帝堯至秦穆。其世次之先後。與其詰命誓訓之所從作。雜見他書。學者所宜知也。奇文奧義。訓註不能盡者。昔之老儒有白首而不能窮也。然其可以為有司之問題者。不過二千而已。二千之目。自元豐至今。凡太學公私試。與州郡省試之所問者。皆不離此。而其所嘗問者。又不再出。蓋今之可以為題者。又纔數百而已。數百之義。學暑如竭其力。數歲可備也。數百義足以應敵。則其他雖吾本經有不必究知者矣。有司接其義而可以合格。則又不敢不取。而當書者取士之所對義。刻為版本。若書則自堯典至秦誓。靡不皆有。謂之排類。

後生小儒。曉夜課讀。雖不敢盡用。然少增損之。亦足以合格。如是而欲望其飾吏事。決疑獄。豈不難哉。六經之旨。既為微妙。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資他書以相參驗。此王安石所以書無所不讀也。然今之學安石所訓之外。則不復研究。而有司之不可以為題者。又皆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為學聖人之道者。如是足矣。蓋昔之善醫者。必先讀神農之書。以徧識天下之藥。雖其用藥之妙。出於自得。非書之所能盡。然未有不明於藥性之寒溫。補瀉而後能為方者也。後之庸醫。以為治病之妙。不在於此。獨收古方。而不復讀神農之書。則其所試之方。足以毒人而已。今之學者。不幸類此。臣愚以謂宜於大義之外。令有司雜取六經中事。及安石之所未訓釋。或訓釋而未盡。與先儒之所疑而未決者。如今之策題以問士。常出其不意而視其所通多寡。以為升黜。則凡誦時文者。不能有所僥倖。而通經。



博古之士出矣。凡臣之所言者。自上師儒。下逮進士。皆心知其弊。獨口不言爾。其間豪傑之士。亦各欲暴露其所長。至於有所拘而不得馳騁。則尤不樂於此。而考試時文詞一律。試官亦益厭之。但上下相循。以為習俗。無有言於朝者。臣愚不肖。竊欣太平之難遇。而嘉聖道之方興。又重惜神考崇經教士之意。不白於天下。是故勇不自制。既以其身當天下之笑譏。亦不虞蹈狂妄之罪。輒具為書。冒獻於上。古人曰。士不通經。粟不足用。惟明主裁之。

駒又上論曰。臣聞方今貢舉之法有三。曰義論策。大要以義為主。臣既科條之矣。策論亦足以考士之所學。而非今日之所先也。故臣特言其畧。而陛下試觀焉。臣聞真宗皇帝時。制詔取士。兼收策論。嘗謂丞相旦曰。時才政事。盡在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所以罷黜詞賦。而獨不廢策論者。以為取士之道。義以觀其經術。論以察其智識。策以

辯其謀略。則天下之士。盡在吾彀中矣。是時太學諸生。有策居第一者。其文辭亦未有以大過人也。然神宗皇帝尚取而觀。是以學者咸勸。經義之外。策論亦彬彬可取焉。近日學子。乃以是為餘事。不過亦以偶儻漫汗之文。纂錯繁雜。以充試卷而已。此尤失作文之體矣。而有司曰。是餘事也。亦不以定升黜。又其所問。率皆無益之事。類非所以取時才而詢政事也。夫學者之未仕。其於時才政事。是豈能知而有以助萬一邪。然既以設科。則不得不盡其實。此真宗之所以兼收。而神考之所以獨不廢也。今之學子。皆不觀史書。則策論之不可為無足怪。臣觀歷代史記。其間車旆服器禮樂制度。與夫守文之君。當途之士。相與謀是非。而斷利害者。皆今所宜知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皇帝讀書至說命。未嘗不太息也。神考之聖訓曰。漢之武宣。唐之太宗。則吾無間然矣。自餘治世。咸王。則吾取二



三策而已。夫豈以史記為不足觀邪。臣嘗與市人讀詔書于路。竊見陛下戒伶官則引同光之政。諭宗室則稱劉向之美。蓋學為王者久矣。漢丞相言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詞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因重掌故之選。自是公卿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夫西漢之詔書。無足道也。然猶恐淺聞者不能究宣。今聖天子誥命如此。而承學之臣。率不知史書。此臣之所甚未諭也。陛下側席求賢。用之惟恐不及。士之去為公卿。蓋無日矣。今日之論。則他日之陳謨。而為陛下講治道者也。今日之策。則他日之奏疏。而為陛下議時政者也。宋興以來。名臣幾百人矣。其陳謨奏疏。班然可睹也。此豈致身廟堂之上。而後學為者。自為布衣。其學素明也。陛下試讀今日之策論。以預卜其陳謨奏疏。則他日之文物。恐未得如前日之盛。臣是以為陛下極言之。臣嘗見一進士。工為文詞。至為策論。則亦漫汗僂僂。無足觀

者。臣偶問之。汝何苦而為此。則曰。不然。有司不我取也。夫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意。當使天下洗濯磨礱。日夜奮發。務增其所未高。而極其所未至。以待國家之用。今以有司之故。而使豪傑之士。破屋岸。去圭角。以自貶損。則自中人以下。何可望其進邪。蓋古之教人者。思所以增益之。而今之教人。思所以摧抑之。甚非聖主意也。願陛下詔有司。及考試時策論所問。皆可以察智識。而辨謀略者。其文非得體。則明教告之。而取經義之外。亦頗以定其升黜。庶使學者少通前代之弊。無令空言不適用於用。又時因得豪傑之士。凡此皆所以為異日名臣之資。此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本意也。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



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  
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  
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  
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間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  
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  
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罪。其大如此。駭懼震懼。  
不遑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  
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奔為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  
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  
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  
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首乃反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  
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

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  
燒毀散佚。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  
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  
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  
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  
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  
實天下萬世之幸。

熹召對延和。又上奏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  
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  
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  
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游。遂立  
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迨至國初。猶數



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絕。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處。寡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一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群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南錄軍奏請白鹿洞書院。額疏曰。臣竊惟國朝偃武崇文。首善太學。其後天下州郡。始相繼有請建書院以養士。至道二年。賜西京嵩陽書院額。咸平四年。賜潭州嶽麓書院。大中祥符二年。從應天府請置新建書院。此類不一。皆賜經書。亦有令備價印造。及間有賜額者。江州廬山白鹿洞書院。實太平興國二年。守臣周述言。學徒數百人。望賜九經。使之肄習。緣其學徒繁盛。於是有旨從之。自慶曆詔許州府軍監立學。於是學校徧於天下。當時詔書有曰。除舊立學外。並令各立一學。蓋舊學即書院之類是也。自太上皇帝中



興廣設學校。編賜石經。所以教之之法。已詳備。今東南康軍所奏。雖非定制。然亦所以推廣朝廷崇儒重道之化。本監訪聞潭州嶽麓書院。係隸屬郡學。所養生員。皆自郡學補中。擡入。及請遷行藝之士。充長。委實曲盡。今勘當南康軍奏所復白鹿洞書院。養士一二十人。名額經書。未敢擅便。標榜收買。本監欲下本軍。隨宜措置。標榜所有經書。具數申監印造。仍會潭州嶽麓書院隸屬州學規例。一體施行。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復混補法。命兩省臺諫雜議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恢復儒佑文。京師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由興以來。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詞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假合法以育材。因大

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其諸州教

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

寧宗時。兵部侍郎虞儔上奏曰。臣聞三代令至。以至列國之君。皆有學。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則一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矣。竊怪夫近年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舖啜。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矣。臣嘗究其所以然。蓋人之常情。莫不以仕進為榮。選人之在外者。所望不過闢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蒞。舉狀先及教授。今則且以為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數又甚窄。向也教官在法。得就任改秩。今則莫之許也。是以有不屑



就之心。故不能所不樂為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養育人材。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宗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格法非舊。試中詞科。及學官殿試第一甲。省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蓋立法之初。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肯就。至與之堂除。亦不滿意。又就試者。絕無一人。而干堂者。日以猥衆。上而架閣。非有所擢用。則不可得。次而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久。廟堂無闕。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嘆。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以作新之。使其知所勸義。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寬。而廟堂造化之權。亦廣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今京局之闕。至有三。政四。政者。蓋以文字易得。庶幾他日可望於改

秩。初未嘗以為遠。而莫之肯待也。臣願陛下明詔銓曹。復教授在任。改秩之法。風厲監司。郡守。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作成士類者。舉狀之。奏必先及之。則孰不願仕於其間。激昂奮厲。以修舉其職業乎。將見異時。民以之化。俗以之成。人材輩出。以為國家之用矣。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

理宗時起居郎魏了翁論教求碩儒開闡正學。疏曰。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先帝。大抵謂今之為士。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闕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年間。得諸舊聞。無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為道學之目。



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孽韓柄國。又更偽學之名。以排陷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太學生上書固爭。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淳。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偽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為學問。以綴緝為文章。以操切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踵陋習。恬不之講。方時苟容。言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宮唱聲。一口附和。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攘。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

乃至於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墮頓。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眾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愠。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為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皇恤。嗚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諫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此哉。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為迂腐。毋以正論為闊疏。敦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耻之實。知有君臣



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為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頌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鼓之可以濟飢也。惟亟圖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不忽木與同舍生堅童太蒼禿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若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東魏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

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命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



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  
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  
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  
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  
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  
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  
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  
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  
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氣。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  
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事  
射。自非假日。無敢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

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自依  
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  
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符  
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  
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  
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  
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

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奏曰。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為用。  
而人才之盛。非自處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秦之歷代  
可考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  
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遂來晨星寥寥。  
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



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成衰。本於此。蓋嘗有自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政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廩。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祿可養。而不置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特與蠲免賦役。依已降詔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幸甚。

世祖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浙西道儒學提舉葉季羣至京師。上

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帝可其奏。

葉季羣為尚書左丞。一日。從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五代。咸有胥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成宗時。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楠。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畧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



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墮。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夫。唐明經帖括。自舉。非仄席待賢。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育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弃。清談危坐。卒至國士而莫可救。近者江

學校教法止於四書。警飭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誶。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特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仁宗時。虞集為集賢修撰。會議學校。乃上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順帝時。蘇天爵乞增廣國學生員。狀曰。國家典章興隆。庠序敦崇。勸勉責存。惡臺夫成。均實風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

額。樂育賢能。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為治必資於賢者。而養賢必本於學官。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是時學徒未有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寔廣。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胄子無從進學。殊非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群材之美意也。蓋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英賢而取為治者也。故漢室中興。園橋門者億萬計。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員。人材之考。近古未有。洪惟國家海宇之廣。庠序之盛。又豈漢唐所可比擬。獨於學徒員額。猶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術。至于學校。長育人材。尤為先務。宜從都省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內以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應入學者。並如舊制。錢穀所費。歲支若干。何人材所關。實為至重。如此。則賢能益盛。俗化益隆。其於治道。實為有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



道經